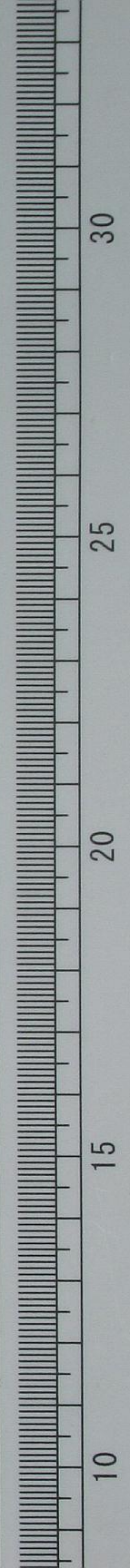


近世佳人傳

蒲生重章著 二編二卷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6  
3





文庫II  
A/1696  
3

睡花仙史著

近世佳人傳

蒲生氏藏梓

李永昌氏藏

絕代有佳人

近世佳人傳



子聞先生編年人傳屬書  
 若杜白方舟名傳中之不  
 良家子而由靜清貞大賢  
 天寒袖香日秀倚竹之人  
 要學規此修之也

負石秋仲嶺南黃  
 道心定



睡花仙史  
 曰此什初  
 編既載之  
 後有所改  
 更書見贈  
 因復置諸  
 卷首海外  
 貴人之贈  
 不厭重複  
 也況其書  
 之美如此  
 乎

仗義尊王事已成掛冠  
 歸去好躬耕湘蘭沅芷傷  
 心處盡是靈均愛國情  
 酒邊花下厲危言功利紛  
 紜且閉門才色從來多不  
 遇落花滿地吊幽魂  
 斫地問天未是狂英雄頭白  
 愛文章倡條治葉偏真家俠



張觸當年鍊石腸  
獨上江樓看逝波  
東都春色近如何  
休嫌柳絮生輕薄  
世態於今薄更多

奉題近世佳傳印諸

子閣先生正之

光緒五年己卯孟冬姚江沈文英  
書於霞閣詩館



題佳傳第二編

書

近來歐洲諸賢。聞聯合會者。將先廢法  
令之。公許。賣淫者。因寄書我政府諸  
公。說廢公許法。而講明救恤婦。女貧  
困之策。甚為洵美矣。抑余反覆思之。  
他邦易姑舍之。於我則廢此法。必生大  
害。其說未可從也。乃笑曰。清國天子嘗  
為山水存寺觀。余則欲為風俗存情。



朗廬翁去  
歲十二月  
贈此題言  
及手書云  
愜貴意則  
刺之余乃  
復書云不  
微而獲佳  
篇感喜何  
堪至一月  
三日訪翁  
則伏枕慨  
慨遂以是  
月十五日  
終此文為  
絕筆為之  
絕嘆

種存此法。會睡花佛史見示是稿。其  
風趣義烈。曾可濟世教者。因錄管見  
於簡首。以向仙史。

明治十三年冬日 微笑子識



光田信書



牡丹能奈小桃紅  
芳年春  
韶年情之氣  
却把珠玉  
一枝春  
冰之雪  
宮宮寫  
春風  
直整一  
律絕代  
佳人傳  
魁詞  
紅雪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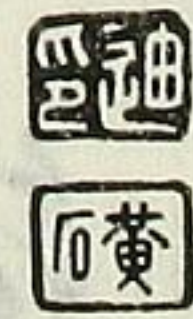


近世佳入傳二編題詞

蒲生氏梓

絕代嬌嬈宛玉璣。魚之貞烈也。應  
稀香魂不忍空埋沒。妙筆唯宜  
盡發揮。一旦花殘無剩艷。千秋  
月潔有餘輝。能披芳迹傳遺  
事。幾部奇編五彩輝。

辛巳春日黃石老人迪



夢雲仙史志



蒲生子闇著佳入傳。將付梨棗。而余  
并言。余白止矣。君嚮有偉人傳出。其  
大行海內。其所載大之元勳名臣。碩  
學鴻儒。小之孝子義僕。及五莖異能  
之士。雖各殊其趣。要是端心正士。且  
垂乎不朽者。此既足矣。今又泚英於



顰眉曼臉。不變投時。將亦求售。子既  
不列。成寄贈一本。披而閱之。若縞衣  
喜游諸傳。勿論文辭。兩鈔。中筆煥發。  
嚴寫其志操。在於泥而不污。有士君  
子之所不及焉。余於是。不覺擊節歎  
曰。子闇為人忠厚。負氣身。足韻。所攀

靡之中。亦矚然不滓。嚶二與古人為  
徒。著述自朕。若偉人傳。子闇著述出  
常者也。佳心傳。則其變者也。夫處于  
庸多。震于變難。不獨事業著述亦然。  
故以子闇之英。狀端人。匹士固不難  
乎。其傳神也。但憑朕腕之態。而描以



操之也。令讀者感慨不已。尋常文士  
 之所難辨。寫子聞歌。能之。且其有佳  
 心。傳之配偉人傳也。余與子聞文匪  
 淺。然而知出之。膚。敢不。收。帳。乎。  
 明治庚辰五月。于東京旭坊。守以。陋  
 廬。小山朝弘。春山氏。撰并書。



傳人素謝

國

庚辰冬月  
 蕭氏真桂敬書



蕭氏真桂敬書  
 蕭氏真桂敬書



睡花仙史  
 曰初編之  
 成清人黃  
 公度贈書  
 云願先生  
 有暇日者  
 由近世而  
 溯中古自  
 衣通姬以  
 來皆錫之  
 佳傳僕知  
 芳魂烈魄  
 如顧秀野  
 之選元詩  
 皆紅裳翠  
 袖翩如其  
 來羅拜先  
 生於堂下  
 也花蹊女  
 史今取其

近世信人傳

是圖

十

蒲生氏林



紅裳翠  
 袖素河  
 國乃  
 睡花仙史  
 先生字  
 世修  
 蒲生

意而作此  
 圖以見貽



蒲生氏林  
 畫  
 卷  
 三  
 十  
 一  
 圖

八

蒲生氏林



一枝斑管兩傳神。既  
 寫鬢眉更笑頻。如  
 許才容稱不朽。美  
 人名士若千春。

松塘釣史



柳田泉文庫

六四時詞做蘇東坡

此余二十年前少作。固不足錄者也。會整頓佳人傳稿。獲之筐底。請正何公使黃參贊。並下評語。以為可存。因姑錄以代題詞云。明治十三年鞠有黃花月。睡花仙史自識。

昨夜窓前微雪落。春寒却來入羅幕。玉纖何堪揭畫簾。桃花未拆。臘脂萼。獨坐深閨。鬢翠眉。薰砧歸家。知幾時相思。春半瘦。無奈含情。猶縫寄郎衣。

燕子呢喃日正永。風弄檐鈴。鳴玉冷。佳人睡起幾欠伸。綠樹滿園。夕陽影。手理晚粧。脂粉勻。妙姿嬌態。為



誰新知是。今宵納涼。宴恰逢平日。意中人。  
輕霜已爛。梧葉綠。一夜秋聲振。疎竹空房。悄坐憶郎。  
寒金剪為裁。錦一幅。郎行應過長短亭。對月悽然不。  
勝情。雙鯉相達。知何日。燈下空聽新雁聲。

一夜北風鳴屋角。凍雲韜月。光薄。佳人此夕奈永。  
懷。姑酌金罍鎖。粧閣畫燭。玲瓏映鬢。鴉醉顏的。醒潮。  
紅霞酒力不解。深愁結。何堪推戶看雪花。

又

燕子透梁香泥落。春風軟。飄羅幕。正是艷陽三月。  
天。海棠全綻。輕紅萼。佳人掃了新蛾眉。金剪輕々裁。

淺緋。一雙嬌靨。呈喜色。應為明日。冶春衣。

郎君一出雲路。永孤棲。迎夏猶覺冷。寂寞日長無計。  
消。捲簾且看雙燕影。梳粧不理鏡。生塵。相思日夜眉。  
帶。顰可憐。佳人守幽獨。深閨唯伴竹夫人。

一點殘螢照苔綠。幽階暗處光煜煜。珍簟猶留粉汗。  
痕。早已秋聲在梧竹。房櫳燈火。翳復明。夜雨蕭々夢。  
難成。忽記畫堂行。酒處斜靠。郎肩聽此聲。

雪意沉沉寒如刺。向誰好求不龜藥。纖手懶復辨盤。  
餐。夫婿未歸誰俱酌。一封何日能達家。不聞喜鵲聞。  
悲鴉。繡窓繡罷無聊甚。起向金瓶挿梅花。



又

春深紛々花亂落。風卷香雪入簾幕。一庭春到棠棣  
花。忍見翩其翻秀萼。可憐相思損素肌。雙蛾畫罷好  
問誰。蘼蕪豈是王孫草。不送春香入郎衣。  
簷馬嘶。風日正永。甘瓜投水。冰樣冷。柳拂門牆。新蟬  
吟。午簾半捲。西廂靜。睡起拭眸。仍含顰。玉臺掛鏡。晚  
粧勻。底事連聲成吉噫。今宵應復遇情人。  
宿雨新晴苔痕綠。秋風早已振梧竹。薰礎猶未賦刀  
環。為縫寒衣坐華屋。初月如眉斜窺局。露濕桂花香。  
滿庭銀燈影冷無人伴。聞徹窓前絡緯聲。

凍雲漠々壓山角。錦綺三襲猶覺薄。起具杯盤掩碧  
窓。夜風撼々微雪落。擁爐鬢歎如風鴉。寒嚴醉臉歛  
紅霞。夫婿繙書嫌燈暗。為把銀釵剔玉花。

何欽差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此東坡先生  
與子由論書詩也。二語可以移贈。

小野湖山曰。韓詩曰。餘事作詩人。後之掩拙者。往  
往以為口實可笑耳。子闇博學能文。已名於海內。  
詩真為餘事。然做坡公者。首々酷肖。絕無窘束之  
筆。何其多餘力也。何星使所評。尤覺至當。僕輩何  
贅。明治庚辰古重陽妄評。



遠山雲如日。高竹清貞幽淑。深得古詩人之遺。  
安政甲寅夏妄評。

明妃曲

從來狡獪丹青手。天然風姿難寫取。作醜豈是為黃。  
金畫圖誰尤毛延壽。但憐胡地霜如銀。毳幕遮斷夜。  
來寒。單于行酒歡徹曉。明妃悄然獨少歡。斜抱琵琶。  
遣幽悶。悲風蕭條送餘韻。輕攏縵曲未終。雙淚滴。  
腮點紅暈。遠嫁夷狄亦宿緣。敢把延壽恨當年。壽既。  
不恨。况君王自悲薄命妾。身纏起揭毳幕看夜色。胡。  
笳聲起沙漠北。聞之思歸怨何堪。側身西望又惻。

山川風物總管愁。胡地何物慰心頭。唯有深宵一片。  
月清光分送漢宮秋。

黃公度曰。此詩數語不及先生平日諸作之老健。  
蓋銅琶鏡板高唱。江東之才變而為曉風殘月。未。  
能遽合拍也。然亦自深情宛轉。清豔動人。  
大沼枕山曰。善學王歐者。文久壬戌仲秋。  
鱸松塘曰。蔣士銓題袁子才詩云。乾坤我欲嫉。此。  
才余以移贈子闇。  
萬延紀元庚申春清明節妄評。



近世佳人傳二編引

聖人刪詩猶存人道盡。天理滅如衛詩者。以垂戒。今如先生此編。雖傳妓娼事。皆關於人道。天理有其芳。魂烈魄不可磨滅者。若世有狗監其人。雖獻之九重可也。胡氏曰。近世有獻議乞命。經筵不以衛詩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讀者若信此言。則信先生此編有裨乎世道人心也大矣。

明治十三年木犀節於月白風清處。

受業 立花敬勝謹題

近世佳人傳二編例言

一去年同門高島伸抄先生遊戲紀傳之係佳人者。撰例言付刺々成。願諸同好。大獲欣賞。如清國張副使。每傳題詩。又沈梅史。黃公度諸先生。亦皆寄文。詩稱揚焉。真可謂藝林佳話矣。頃者。小山春山翁為序。以德惠二編之刺。而伸歸省。不在門。余乃不顧不敏。敢任其事。稿既整頓。因授剞劂氏。如其義例。則一由于初編云。

一 是編或病似非君子之可著者。余謂此庸詎病焉。適見先生維持世教之苦心而已。夫澆季之世。實

微笑曰。懿乎佳人。乎愛之。東西同情。

又曰。病之者。必不解人情之。道學先生。



難苛求完人。經曰：憎而知其善。孟子喻人，從其好色好貨上說入。先生意亦蓋在此也。

一明季阮太仲著女雲臺二卷。其書雜取古婦女建義旗滅盜賊事。蓋憤於將士柔懦不能制流賊以諷時也。先生是著亦有諷而然。若使太仲見之。必拍案稱同調。

一偉人傳之悲壯。忱慨佳人傳之芬芳。惻惻猶陰陽剛柔並行不相戾。讀者合觀必有所興起。莫徒作稗史小說之觀而可也。明治十三年水犀花節。

受業 南總 地引準 謹識

微笑曰善  
喻師著者

近世佳人傳二編目錄

上卷

小絹傳 西京校書

瀧本傳 東京北里名妓

須磨傳 同上

梅吉傳 東京柳橋校書

阿秋傳 肥後熊本高某女  
為桐野利秋妾

小露傳 東京下谷校書

繁松傳 豐之別府驛妓

阿花傳 仙臺常盤街今野樓名妓



下卷

歷代高尾傳

北里名妓十一人

小紫傳

北里火焰玉樓名妓

小柳傳

浪花南地明石樓名妓

小德傳

東京南鍋坊校書

三紫合傳

濃紫 若紫 花紫  
並北里 玉樓名妓

高窓傳

北里名妓

小菊傳

品川驛太田樓名妓

小菊八十次合傳

北越高田渡邊某家妓

右通計二十九人



微笑曰山  
水侍高人  
佳人亦待  
高人

近世佳人傳二編卷之上

東京

睡花仙史

著

小絹傳

小絹者。西京校書也。性慧敏。有殊色。解文字。為文士所愛。嘉永中。梁川星巖。栖遲于鴨沂。執文壇牛耳。一時文士多從之。作山水游。必拉小絹。由是其名噪于一時。星巖嘗拉僧松陰及小絹遊山端。飲水店賦詩云。攬勝遊焉興不孤。鴨沂風景宛抗湖。左提佛印右琴操。活脫三生薄々鬚。東坡曾為佛印題真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掛。只好播醬。一日佛印卻與東坡題云。蘇鬚蘇鬚。比上不松陰酒間足。比下有餘。蓋以子瞻乃為薄々鬚也。



微笑曰風  
流倒裝法

又曰彥之  
何不三顧  
抑顧則無  
此佳作

又曰唐以  
後稍傳好  
名蓋時世  
然也

唱新曲。小絹朗誦。魯論。座客為之蹶然。星巖乃又賦  
詩云。到處山村又水村。山觴水酌小盤桓。好留佳話  
贈山水。師唱鄭聲嬌魯論。一時傳為好話頭。吾友鱸  
彥之丙辰歲遊京師。訪星巖。再四徵小絹。因事不來。  
乃賦詩云。小住京華興亦奇。幾場行樂幾篇詩。追歎  
或醉紅裙酒。問字時隨白髮師。嵐峽花飛朝岸憤。鴨  
川月滿夜傳危。只遺一事能無憾。不見風流小絹姿。  
其為文士所愛如此。

謝安高卧。余既立之傳。今又作小絹傳云。

微笑子曰。星翁之寢。小絹之嬌。相得雙絕。結以彥  
之吟。去路杳然。

芝房子曰。白髮紅袖。青山碧水。相映帶作一篇好  
文字。

相忘子曰。風流韻事。文字亦復高妙。然鈍漢或不  
解其妙也。



瀧本傳

嘉永安政間。攘夷之說大興。而霸府忌之。法網緊嚴。屢興大獄。志士不得相會論志。於是乎往々訪花柳於章臺。相會謀事焉。氣類之相感。娼妓亦慷慨憂國。有足稱者。作瀧本傳。

瀧本者。北里百步樓名妓也。樓在江戶坊初名伊能。稱谷本屋。風姿窈窕。舉止嫻雅。如深閨處女。而意氣慷慨深惡。

外夷。有岩谷生者。同竹內百太郎者。一夕登其樓。百

太素有狎妓。生始得瀧本。夜深二子謀事。生有不豫

色。瀧本謂生曰。君等謀何事。飲酒不樂。胡為哉。君亦

豈惡外夷者乎。曰。然。曰。然則真妾知己也。方今之時。

愛外夷者。乃不奉天子之詔者也。乃又降外夷者。

也。苟如此乎。雖玉郎金夫。妾不願侍。一夕宴也。妾見

君之與竹內。君善。又其有隱憂。乃知君亦必把攘夷

志也。吁。今夕何夕。遇君。君之不豫。色乃妾之所悅也。

生聞之。盪然曰。紅唇亦吐如此語乎。因屬杯更酌。時

盛夏。夜熱依然。生賦國詩示瀧本云。世乃中乃。暑毛

何毛。忘羅禮。天心涼。志幾瀧。乃本加奈。瀧本見而大

悅。於是意氣投合。情好甚密。後屢與百太俱來訪。一

日。瀧本問生曰。攘外夷在何日。當進擊橫濱之時。男

奇

又曰攘夷

為水人亦

奇

微笑曰六  
十餘字無  
限感慨  
又曰今則  
章臺夏多  
徒惹宋玉  
之悲  
又曰娼女  
夫

眼  
微笑曰慧

又曰攘夷  
為水人亦  
奇



通世傳  
瀧生氏

裝從君奈何。生笑曰：昔者有木蘭者，男装從軍，輒朗吟曰：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窻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花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瀧本欣然曰：妾亦學木蘭耳。生曰：卿志甚壯，不愧木蘭。然同盟恐不許，請止。瀧本乃解腰所纏小紫帶，贈生曰：然則君請以此帶為緼，必繫戰袍上。揮大刀，斫虜頭，則妾猶從君軍。此終身之願也。生曰：諾。既而二子為幕吏所忌，不得留寓都下。某歲，二子遂與同盟舉兵于筑波山，事敗，百太走越前，死。岩谷生潛匿而免。生同志有關鐵之介者，亦遊百步樓，與

微笑曰不  
料媚而有  
古賢母之  
風

微笑曰所  
謂氣類相  
感者

又曰心事  
落落如秋  
霜烈日

又曰罪及  
妾暴亦甚

瀧本相狎，而不知其與岩谷生狎也。遂贖為妾，卜小莊于芝浦，金杉而貯之。當此之時，水戶志士十八名刺大老井伊直弼于櫻田門外。鐵之介亦其黨也。更有所謀，輕裝走北越。幕吏捕瀧本，鞫訊焉。瀧本曰：妾之委身於鐵之介，君以其抱攘夷志，真不愧為神州武夫也。然其所謀則毫不知也。且大丈夫謀大事，焉告婦人。願諒之。乃默然不語。笞杖交下，身無完膚。獄吏取石堆積膝上，亦不言。吏感其義烈，不復拷問。囚于囹圄。既而鐵之介就縛于北越，處斬。瀧本亦被戮，並葬于小塚原。鐵之介年若干。瀧本年二十左。

近世傳  
瀧生氏



機美曰結  
以詩與前  
段映帶大  
有風致

石。先是岩谷生等十數名投薩郎蒙藩主譴幽囚于  
駒籠下郎會。天使東下使霸府赦國事得罪者於  
是生將歸水戶途過小塚原乃弔諸同志墓見中有  
木碑書義婦瀧本之墓慨然曰嗚呼彼以娼妓之賤  
與報國之志士伍何其偉也低徊不能去賦詩弔之  
曰名花易散玉難全千古悠悠不奈天何料木蘭憂  
國志瞥然已作北原煙蓋文久年間事也  
睡花仙史曰往年寺僧具瀧本事獻史官余在史職  
觀之欲作傳既而去職不果常以為恨後邂逅大橋  
仲載小山春山並說瀧本事而不能細也已卯冬岩

又曰取證  
於見聞而  
一筆掀翻  
全文生色

谷生為余說瀧本事甚詳懷舊嗚咽惻々動人嗚呼  
瀧本既得二志士之鍾愛而其事又藏史官九原之  
下可以瞑目矣夫

微笑子曰叙傳論贊皆絕好風神為佳人傳中之  
傑作

岳麓逸人曰余嘗評佳人傳初編以詩曰變風而  
不失正風昔者嗚乎方世道之變也變躰之風教  
固宜矣而其裨益乎閨門豈淺鮮哉今又讀第二  
編至瀧本傳慨然賦詩自嘲曰寶帶贈郎無跡尋  
乾坤一變恨空深餘生在青雲裡辜負佳人鏡

嶽麓逸人  
即岩谷先  
生也今奉  
仕宮內省



石心。

翠崑逸人曰。寺僧具瀧本事獻史官。蓋寺僧亦慷慨有志者也。中興死節士。有事大於瀧本者數百人。皆既藏史局。而未見史臣立之傳。豈非可惜哉。今瀧本遇仙史立佳傳以不朽。可謂至幸也哉。芝房子曰。瀧本傳與初編喜遊傳。其慷慨義烈略相似。而文字高妙。則似瀧本傳勝喜遊傳。

須磨傳

須磨者。半醉湯川先生妾也。初名豐岡。北里岡本樓名妓。性有潔癖。為先生妾。奉仕謹敕。膳羞盤餐。皆手自調理。極清潔。時出新意。作奇味。以薦。余時在先生門。時侍宴。嘗奇味。輒目須磨曰。小易牙。先生大笑。後余漫遊辭先生門。經年而還。先生復賜宴如初。余一日醉中誇談療病者。獲謝金狀。既退。須磨請少間。余思渠必規余之醉中大言也。及見曰。君多有金。願借十金。某月某日。必返之。余私思渠必不能返。然渠既已知余有金。不可辭也。乃諾。貸十金。須磨懷金。拜

微笑曰。陷不潔中。而有潔癖。所以能成其潔。



微笑曰直  
十金  
又曰善充  
其標  
重野成齋  
加圈

謝去。後及期。須磨持一壺酒。一奇味。來返十金。懇切道謝。余愕然曰。何其潔也。須磨笑曰。妾之潔癖。不獨衣服飲食也。於金錢亦然。余曰。可謂佳癖矣。夫既而須磨先生歿。先生乃招其姊妹。飲食之。葬歛極厚。時年三十二。

睡花仙史曰。人之借金於余者衆矣。而及期能返如須磨者鮮矣。甚則騙詐以為得其計。渠其魁然丈夫。而作此污蟻行者。獨何心也。

微笑子曰。十金微笑矣。而皓潔如月。所以名須磨歟。芝房子曰。一壺酒。一奇味。忽陳于前。仙史喜可知。

芝房曰潔  
癖人諷刺  
使世兒慙  
死

也。宜矣。立此佳傳。

翠巖逸人曰。仙史亦有潔癖。尤潔於財。故畏負債如虎。此傳用筆簡潔。亦可以想見其潔癖也。



梅吉傳

芝房曰知已之情其可忘

微笑曰音吐似候朝宗蓋亦時世似也

梅吉者。江戶柳橋校書也。風姿綽約。性情閑雅。絃歌冠時。又善吟詩。吾友片桐義卿特愛之。花之夕。雪之朝。未嘗不聘而佐酒也。聘而佐酒。則未嘗不招余而論國事也。當此之時。海內之豪傑。盛唱尊攘之說。往往觸幕府之忌諱。困于囹圄。義卿酒酣劇談。悲忿若不欲其生者。梅吉侍酒。喜吟韓子藍關詩。清音幽渺。時轉喉作婉聲。俯仰慷慨。使人洒淚。亦一時之豪舉也。戊辰歲。義卿擢徵士。任江戶府權判事。贖梅吉為妾。其居與余家相近。雪之朝。花之夕。義卿招余詩酒。

又曰感慨嗚咽字々有淚

相歡如昔。且余亦常賀梅吉從良也。既而舉一子。情好益厚。無幾。何義卿罹吏議。遂處流於南島。梅吉悲泣殆乎絕。後不知其所終。睡花仙史曰。嗚乎。義卿事藍關之吟。其為之識乎。雖豐悴有時。抑何其運命之窮也。我而不傳之。則義卿之魂。其迷乎墻間之蒿蓬。乃既傳義卿。又傳梅吉。以嘆天之夢々焉。

落二等  
微笑子曰。美人傳而為激楚聲。著之候魏集中。不

芝房子曰。論贊用韻語。餘韻嬌々。



阿秋傳

阿秋者肥後熊本商某之女也。慧麗絕倫。善諧歌。工絲竹。又略通書史。明倫理。明治初。鹿兒島縣士桐野利秋。以陸軍少將。司令長于熊本鎮臺。愛阿秋。慧麗擲數百金。贖以為妾。既而辭職。挈而歸鹿兒島。明治十年丁丑。西南亂起。西鄉隆盛。桐野利秋等為之魁。阿秋憂懼。以大義諫之。弗聽。屢與官軍戰。阿秋憂懼。不能措。潛行抵日向宮崎軍營。又泣而諫。曰。順逆之。不抗眾。憂之不敵。不復俟。妾之言。君何不自省。今而不。悛死。而受賊名。妾不忍見也。亦弗聽。終敗死。初阿

徵笑曰奇

又曰更奇

又曰果如其歌亦奇

秋之未為利秋妾也。賦諧歌。咏懷云。人古美。乃那加邊志。太留々。柳哉。其慧穎如此。

睡花仙史曰。嗚呼。阿秋以嬌小之眼。知利秋之必敗。而諫之。何其偉也。昔陳嬰之母。知廢。王陵之母。知興。其子皆由以寧。使利秋聽阿秋之諫。則福祚豈有窮哉。雖然。利秋天下之偉丈夫也。寧不知順逆與廢耶。蓋有所激而不暇聽。婦女子之言也。悲夫。

徵笑子曰。利秋欲傳身於百世者。雖愛焉。豈容其言。桓温妾有李氏。而無此諫。阿秋更高一層。

芝房曰使  
之激者誰  
也噫



小露傳

微笑曰有  
三字即可  
傳

芝房曰脂  
粉香乎蘭  
麝香乎

小露者。江戶下谷數寄屋坊校書也。美而艷。絃歌絕倫。又少解文字事。親孝安政間。有一學生。飲于松源樓。聘小露佐酒。々酣。小露出金扇索詩。學生輒題詩云。海棠初發太娉婷。宛似楊妃酒未醒。清曉紅流花上露。濺人衣袂有幽馨。小露顏潮紅而拜曰。先生以妾比楊妃耶。溢美難以示親。因翻紅袖掩面者久之。某歲罹疾歿。時年甫二十。或悼之。謂學生曰。海棠無香。而先生詩著幽馨字。此豈非為夜臺花之讖也哉。睡花仙史曰。小露嘗為余朗吟海棠初發詩。嬌喉清

音使人傾一大白。惜哉。為二豎子所拉去。噫。

微笑子曰。吾邦妓解文字者絕少。有之不可不稱。

况有事親孝三字乎。傳之不特仙史之多情。

芝房子曰。既考既藝。雖可憐兒。不獲學士詩。不傳。

甚矣哉。文字之善不朽人也。

翠崑逸人曰。廿年前仙史花下步月於東台。賦詩

云。夜色深沈風不動。煖香籠月雲悠溶。醪醕好使

美人扶。花影滿身々覺重。所謂美人謂小露輩也。



繁松傳

南總地引準二行東脩。質近業於余。其紀妓繁松事甚奇。云聞之豐人吉田某。時余方作佳人傳二編。因取著之編。

繁松者。豐之別府驛某樓妓也。為人靜婉而有氣明。治十年。西京賈人福田德兵衛者。以事至此驛。屢聘繁松佐酒。鍾愛日深。遂為贖身之約。當此之時。熊本既啓戰端。人心恟々。一日德兵他行。遂遇賊將增田某等帥兵襲大分縣廳。蒼黃不遑避。賊斫其首。奪橐裝而去。繁松見德兵出而事起。憂慮不能措。遣人偵

微笑曰使之上樓必為千秋香骨遺憾々々

又曰品評妙

之。聞其遇賊難悲動欲絕。乃倩人將索其屍。以昇歸。適聞此夕增田某與後藤順平等投宿此驛。心竊喜。將復雙言匿利刃於三絃箱中。直至其旅舍。將上樓刺之。傍人見其容色異常。擁止而不使上樓。繁松告實。投袂而起者三。而旅舍主人恐其生事。誘去曰。俟明日。乃閉之庫中。黎明官軍乘淺間艦入港。賊兵奔竄。繁松聞之。齟齬而曰。機不再。淚潛々下。睡花仙史曰。嗚呼。繁松以纖々之手。欲刺矯々之賊。何其志氣之壯且烈也。可謂女中高漸離矣。其事雖不成。可以傳也。夫。



微笑子曰。激清波於泥澤。都妓有愧於驛妓多矣。芝房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不料婦女子亦有此氣。

翠崑逸人曰。惜乎為人所擁止。事不成。然雪中松柏。千古青々。想見其堅貞。

阿花傳

阿花者。仙臺元柳街菜肆甚吉之女也。年二十二。為人婉柔。善事父母友于。阿兄家素貧。又兄德治罹足疾。為廢人。生計日艱。全家幾乎餓死。阿花不忍見。將欲鬻身於狹斜。救全家凍餒。乃泣請父母曰。女聞昔者常盤欲鞠育其子。以興家。失操於清盛。阿輕為良人。亦蟻貞節女。雖不肖。亦倣二婦。鬻身於狹斜。以安養兩親。及阿兄。父母聽其言。拭淚曰。汝之言雖誠。堪感我。豈忍鬻汝哉。貧困至此天也。吾將任天命。阿花又泣曰。今而不為之計。全家皆卒餓死矣。願許女之。

微笑曰。烏有阿輕亦感人。故院本之作。不可不慎也。



微笑曰真  
從良亦益  
去感

請。父母不得已。許之。乃鬻阿花金五十圓。於仙臺常盤街。今野樓。阿花美而艷。又善待客情。客某贖阿花。為內子。某性慈仁。感阿花孝友。招其父母及兄。德治於家。善遇之云。

睡花仙史曰。阿花雖鱗身於娼妓。其孝友足以動人。而情客某之慈仁。亦可稱也。

微笑子曰。余每聞此等事。頓足曰。使孝子窮鬻身。是誰咎也。使余有權或有財者。斷不使有此事也。顧而一笑。

芝房子曰。古人咏楊妃。句云。顏色如花心糞土。如

阿花名與顏與心皆花也。

又曰。西土人單稱花。即海棠也。邦人單稱花。即櫻花也。阿花之花。即櫻花乎。何其婉婉有情也。勝楊妃海棠之艷遠矣。

翠崑逸人曰。年豐穰而孝子鬻身。地京城而賊孳橫塗。可勝慨嘆乎。噫。

世傳人傳  
二編上  
三  
三  
三



近世佳人傳  
二編上  
讀近世佳人傳

甚矣哉。今世婦道之衰也。關雎之德。柏舟之義。有閨  
閤恬不之省者矣。然道之存乎天地間。豈有古今之  
別哉。余讀聚亭先生佳人傳。慨然者久之。所謂關雎  
之德。柏舟之義。未曾泯滅也。夫娼妓之賤。而孝貞友  
于義。俠慈惠。不一而足。嗚呼。閨閤曾娼妓之不及。甚  
矣哉。今世婦道之衰也。此乃先生之所以有此著也  
歟。 庚辰嘉平於有為西塾。

受業 加賀 山田直太郎謹題

近世佳人傳二編卷之上終



